

【论 文】

“认同危机”与“发展困境”¹

——当代中国朝鲜族社会变迁问题管窥

于春江 吴磊²

【摘要】就朝鲜族的民族认同现状而言，社会变迁对其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跨境民族认同构成了一定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未改变朝鲜族的整体认同架构，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着这一架构；就朝鲜族的自身发展而言，其自身发展出现了诸如人口负增长、聚居地人口的空洞化和老龄化、传统文化的衰微、民族教育发展前景堪忧等一系列问题。比较而言，朝鲜族的自身发展问题要比民族认同问题更加严重，应当予以重视和加以解决。

【关键词】朝鲜族；社会变迁；民族认同；民族自身发展

作为我国 56 个构成民族之一，朝鲜族主要分布在东北的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三省，另有少数散居在内蒙古和内地一些城市。近年来，随着朝鲜族主要聚居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朝鲜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变迁。

一、回顾与梳理：以往相关研究情况概述

（一）朝鲜族民族认同问题研究

就其研究领域而言，以往关于朝鲜族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中国朝鲜族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的形成^[1]、在日朝鲜人与中国朝鲜族比较视野中的民族认同问题^[2]、朝鲜族的消费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3]、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朝鲜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4]、作为跨国民族的朝鲜族的多重认同^[5]等等。此外，李晶的博士论文《朝鲜族的认同意识研究》^[6]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于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般认为，我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具有“三重性”^[6]，“即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对世界朝鲜民族的跨国民族认同、对中国少数民族一员的中国朝鲜族的族群认同”。^[5]就整体而言，我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和“跨境民族认同”这两个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我国朝鲜族的族群认同，则存在不同的观点。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族群认同意识非常明确。”^[7]而有学者则认为，“虽然朝鲜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比较强烈族群认同意识，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这种认同意识的维持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6]关于这种“危机”，该学者进而指出，“朝鲜族的族群认同危机一方面是源于族群认同的载体或基础遭到破坏，民族文化要素不断被弱化和流失；另一方面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冲击。”^[6]

（二）朝鲜族自身发展问题研究

¹ 本文刊载于《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 19 卷第 6 期（2010 年 12 月），第 27-31 页。

² 于春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助教，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吴磊，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比较而言,学界对于朝鲜族的自身发展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该领域已经出版的代表性专著包括《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8]、《中国朝鲜族社会变迁与展望》^[9]和《舒兰朝鲜族现状与发展研究》^[10],等等。其中,《舒兰朝鲜族现状与发展研究》“是一部较为详细、全面且深入研究朝鲜族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的专著,……让人对朝鲜族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11]而就学术论文而言,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朝鲜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对发展的影响^[12]、基于朝鲜族社会现状的调查而进行的发展对策研究^[13]、中国朝鲜族社会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14]、中国朝鲜族教育发展探析^[15],等等。此外,崔庆植的博士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中国民族政策及朝鲜族历史、现状与未来》^[16]和林哲焕的博士论文《中国朝鲜族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17],也从不同角度对朝鲜族的发展问题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讨论。

上述研究文献在对我国朝鲜族自身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对其在社会变迁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比如,在《舒兰朝鲜族现状与发展研究》一书中,作者指出了隐藏在朝鲜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数字背后的社会问题,诸如大量劳动力外流使得当地出现了老年村的现象和自然村的锐减,孩子的教育也日益成为社会问题;当地朝鲜族将大量耕地出租给其他民族耕种,传统经济面临消失的危险;政治上处于边缘化状态;等等。^[11]对于类似问题的讨论,也出现在其他很多学者的论文中。比如,“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其他民族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很高的时候,惟独朝鲜族人口自然增长率因受多种环境与条件的影响呈现急剧下降之势,这不是正常现象,它给民族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惑。”^[12]“在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况下,在朝鲜族教育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今,朝鲜族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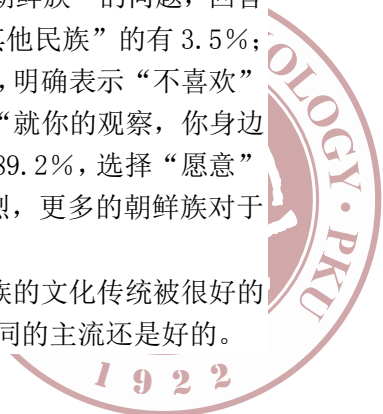
二、调查与归因:朝鲜族民族认同现状分析

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内容涵盖朝鲜族民族认同的三个层面,即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跨朝鲜族。经统计,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4.4岁,其中男性92人,占46.5%;女性102人,占51.5%(另有4人未填性别)。

(一) 对于朝鲜族族群认同的分析

为了解朝鲜族的族群认同情况,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一些指标:服装、饮食、语言、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情况等。调查显示,在服装方面,79.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民族服装非常漂亮,12.6%的人认为比较漂亮,只有4.5%的人认为一般,1.8%的人认为不漂亮。可见,朝鲜族对于自己民族服装的评价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在饮食方面,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非常喜欢自己民族的传统饮食(占93.5%),日常生活中也以自己的民族传统饮食为主(占89.6%);在语言方面,有45.8%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用朝鲜语进行交流,有34.7%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还有17.9%的人两种语言都使用。多数人对于朝鲜语的掌握情况较好,62.3%的人不仅会说,也会读、会写。这说明朝鲜族的民族语言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但也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语言承继问题;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情况方面,对于“你的好朋友是否都是朝鲜族”的问题,回答“都是”的有37.7%,回答“有部分其他民族”的占52.1%,回答“全是其他民族”的有3.5%;明确表示“喜欢”汉族人的有33.6%,觉得汉族人“还不错”的有45.8%,明确表示“不喜欢”的只有5.8%。这表明朝鲜族并不排斥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而在对“就你的观察,你身边的朝鲜族是否愿意和其他民族结婚”的回答中,选择“不愿意”的占到了89.2%,选择“愿意”和“无所谓”的一共为11.4%。这显示出朝鲜族的民族意识依然比较强烈,更多的朝鲜族对于族际通婚持否定态度。

以上数据表明,生活在北京的朝鲜族的族群认同依然较为强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被很好的保持和承继着。虽然本民族语言的使用和传承中出现一些问题,但族群认同的主流还是好的。



（二）对于朝鲜族国家认同的分析

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诸如“假如现在你正在观看一场韩国队（朝鲜队）和中国队之间的足球比赛，你更希望哪个队胜利”、“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你更希望自己生活在哪个国家”、“你去过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吗”等问题来考察朝鲜族的国家认同问题。此外，问卷中还设计了有关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知识点，旨在了解朝鲜族对此的了解程度。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现出了较高的国家认同倾向。比如，对于“假如现在你正在观看一场韩国队（朝鲜队）和中国队之间的足球比赛，你更希望哪个队胜利”这一问题，选择“希望韩国队胜利”和“希望朝鲜队胜利”的人加在一起仅占到受访者的4.8%。显然，在国家认同的层面，绝大多数朝鲜族还是选择了中国。此外，在对于“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你更希望自己生活在哪个国家”的回答中，82.7%的朝鲜族选择了中国，这也在证明着朝鲜族国家认同感强烈的事实。然而，有相当比例（36.7%）的朝鲜族对于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程度不高，显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国家认同的基础。调查表明，朝鲜族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是坚定而强烈的。同时，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在部分朝鲜族那里逐渐失去了影响力，这也是一个必须要去正视的问题。

（三）对于朝鲜族跨境民族认同问题的分析

为了解朝鲜族跨境民族认同问题，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诸如“你更喜欢看韩国的还是中国的电视剧”、“你在韩国或朝鲜有亲戚吗，关系怎样”、“在你认识的朝鲜族女性中，嫁到韩国去的有几个”等问题。调查数据显示，喜欢韩剧的受访者（71.3%）大大多于喜欢中国电视剧的受访者（28.5%）；有26.8%的受访者希望自己生活在韩国，0.7%的受访者希望自己生活在朝鲜，67.3%的则还是希望生活在中国。显然，向往生活在韩国或朝鲜的成员不是朝鲜族的主流；受访者在韩国和朝鲜有亲戚的比例都很大，前者为37.8%，后者为43.1%。由此，发生在朝鲜和韩国主体民族中的重大事件必然会引起我国朝鲜族的高度关注；另外，有67%的受访者表示至少认识一位“嫁到韩国去的朝鲜族女性”，这同前面更多朝鲜族反对族际通婚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他们对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本民族的内心认同程度要超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其他民族。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朝鲜族“作为跨界民族，虽然他们长期分居于不同的国家，……在语言、服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在他们传统文化的底层，以及日常生活的深处，仍与原来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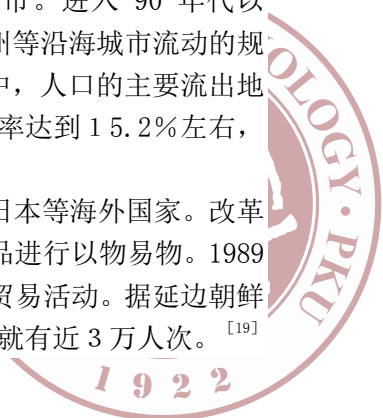
三、枚举与概括：朝鲜族自身发展问题的表现

通过对于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朝鲜族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民族自身发展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已经构成了朝鲜族自身的“发展困境”。

（一）朝鲜族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问题

朝鲜族的人口流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朝鲜族的国内流动。“据统计，1982-1990年期间，仅从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就有九万多朝鲜族人来到北京等内地城市。进入90年代以后，……朝鲜族人口向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青岛、烟台、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其中仅北京市就有约6万朝鲜族流动人口。”^[6]人口流动中，人口的主要流出地是农村，例如黑龙江省朝鲜族农村中，人口流出相对较少的农村人口流出率达到15.2%左右，流出率高的农村高达40%左右。^[18]

另一方面，是朝鲜族的国外流动。即人口流向朝鲜、韩国、俄罗斯、日本等海外国家。改革开放之初，东北朝鲜族首先利用探亲的机会，进出朝鲜，带去一些日常用品进行以物易物。1989年中俄关系正常化之后，大批朝鲜族进出俄罗斯远东地区，积极参与对俄贸易活动。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外事处统计，仅从1991年到1994年，该州去过俄罗斯的朝鲜族就有近3万人次。^[19]



中韩建交后,韩国便成为朝鲜族人口海外流动的主要方向,目前朝鲜族劳务人员遍布韩、俄、日、美、德及东南亚、中东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流向韩国的占一半以上。^[20]另据韩国法务部统计,1994年在韩国正式登记的中国朝鲜族人口为4667人,而到2000年这一数据增长到32443人,增长约6倍。^[21]

此外,“从总体上看,目前朝鲜族社会的人口流动结构表现出外向型和单向型的特征。”“朝鲜族社会现有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已离开原来的集居地而流向韩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的内陆地区。”^[22]显然,这样一种规模和特征下的人口流动,会对朝鲜族自身的人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影响。

(二) 朝鲜族的人口负增长问题

“中国朝鲜族人口的增长幅度,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最小。自1953年到1982年间,全国少数民族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3.19%,而朝鲜族只有2.05%。”^[23]以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为例,“1952年自治州成立时,朝鲜族人口曾占全州人口的65%,而1965年下降到了46%,1976年下降到了41%,1996年下降到了39.9%”。^[23]1990年以来,延边朝鲜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现急剧下降的态势,自1996年开始则连续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另有数据显示,到2008年末,延边朝鲜族人口为80.6万人,占总人口的36.8%。对照前文可以发现,当地朝鲜族的人口数量及其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依然在不断下降。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如果朝鲜族社会的人口比例按目前的速度下降,那么到2020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口在全州人口中的比例将下降到20%,到2050年则下降为15%。^[24]正因为如此,“延边朝鲜族人口发展形势已经成为朝鲜族人口安全的制约因素”。^[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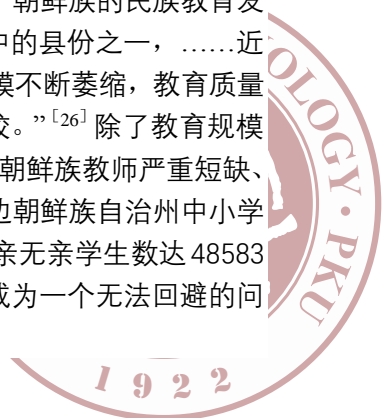
(三) 朝鲜族聚居地的空洞化与老龄化问题

一方面,是朝鲜族聚居地的空洞化。以吉林省舒兰市为例,新中国建立前,朝鲜族农民广泛分布在舒兰市13个乡镇108个自然屯。而到2002年,舒兰市只剩下33个居住着朝鲜族的自然屯了。^[11]对此,早有学者表示过自己的担忧:“大批朝鲜族人向海外和中国内陆地区的移动势必进一步导致朝鲜族社会集居地的空洞化,也就会使朝鲜族会丧失形成其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整体性,朝鲜族社会也由此解体并退出历史的舞台。”^[22]

另一方面,则是朝鲜族聚居地人口的老龄化。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吉林延边朝鲜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77%,少年儿童比例已经降至15.67%,年龄中位数为36.63,已经属于典型的老年型人口。”^[25]另据针对吉林省舒兰市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大量劳动力外流使得村中以老年人居住为主,出现了老年村现象。这是朝鲜族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在舒兰,在其他朝鲜族聚居的地方也是如此。”^[11]据此,有学者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及其发展趋势,使自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21]

(四) 朝鲜族民族教育发展状况堪忧

在朝鲜族人口流动和负增长、聚居地人口日益空洞化、老龄化的同时,朝鲜族的民族教育发展也受到了影响。据调查,“舒兰市是吉林省散居地区朝鲜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县份之一,……近年来,随着朝鲜族人口大量外流,致使朝鲜族学校生源急剧减少,教育规模不断萎缩,教育质量日益下降,朝鲜族教育失去了对民族群众的吸引力,学生纷纷流向汉族学校。”^[26]除了教育规模不断萎缩之外,在朝鲜族的民族教育中还出现了诸如单亲无亲学生的教育、朝鲜族教师严重短缺、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监护缺失等问题。据2004年延边教育部门的统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小学单亲无亲学生多达82639人,占学生总数的31.9%,其中朝鲜族中小学的单亲无亲学生数达48583人,占朝鲜族学生总数的54.6%”。^[27]显然,如何对这些学生实施教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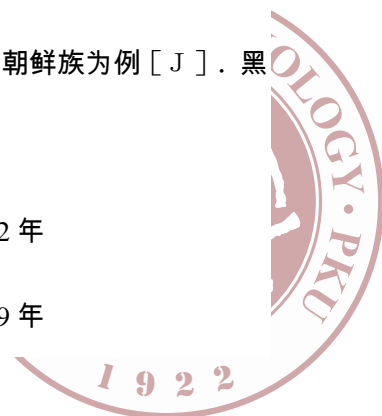
此外，延边地区朝鲜族教师流失现象非常严重，造成朝鲜族教师严重短缺。延边“1997年教师培训部门首批培养出来的197名州级学科带头人和教学能手只剩下110多名，和龙市现有的中小学教师中1995年之前任教的教师所剩无几”。^[22]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近年来，在朝鲜族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被概括为“认同危机”和“发展困境”。就“认同危机”而言，近年来朝鲜族的社会变迁对其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构成了一定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未改变朝鲜族的整体认同架构，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这一架构；就“发展困境”而言，朝鲜族的自身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朝鲜族的人口负增长、聚居地朝鲜族的空洞化和老龄化，以及民族教育发展状况堪忧等问题。这些困境的产生，是和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规模空前的人口单向、外向流动紧密相关的。比较而言，朝鲜族的“发展困境”要比“认同危机”更加严重，必须予以重视和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 [1] 王天姿. 中国朝鲜族民族、国民意识形成初探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4 年第 5 期
- [2] 吕秀一、朴婷姬. 浅析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认同危机——兼论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 [J]. 太平洋学报, 2009 年第 10 期
- [3] 孙焯. “韩流”现象与朝鲜族消费文化认同 [J]. 大连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3 期
- [4] 王纪芒. 全球化时代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的朝鲜族为例 [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4 期
- [5] 朴婷姬. 试论跨国民族的多重认同——以对中国朝鲜族认同研究为中心 [J]. 东疆学刊, 2008 年第 3 期, p. 37.
- [6] 李晶. 朝鲜族的认同意识研究 [D].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2007 年, p. 3, p. 4, p.112, pp. 73-74.
- [7] 王纪芒. 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地区的朝鲜族为例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8 年第 4 期, p. 49, p. 52.
- [8] 孙春日. 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 [M]. 延边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 [9] 郑信哲. 中国朝鲜族社会变迁与展望 [M].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9 年



- [10] 黄有福, 廉松心. 舒兰朝鲜族现状与发展研究 [J]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 [11] 于学斌. 朝鲜族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的深刻思考——《舒兰朝鲜族现状与发展研究》读后
[J] . 满族研究, 2009 年第 1 期, p. 122, pp. 122-123, p. 123, p. 122.
- [12] 郑信哲. 朝鲜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对发展的影响 [J] .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6 年第 1
期, p. 35.
- [13] 廉松心, 宫健泽. 关于朝鲜族社会现状的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以舒兰市朝鲜族社会调
查为中心 [J] .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8 年第 5 期
- [14] 金虎雄. 全球化与多元共生时代的文化发展战略——以中国朝鲜族社会的文化发展战略为
中心 [J] .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年第 2 期
- [15] 卢贵子. 中国朝鲜族教育发展探析 [J] .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8 年第 2 期, p. 166.
- [16] 崔庆植. 全球化背景下的思考: 中国民族政策及朝鲜族历史、现状与未来 [D] . 中央民
族大学博士论文 2004 年
- [17] 林哲焕. 中国朝鲜族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 [D] ,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2007 年.
- [18] 黄有福. 21 世纪的中国朝鲜族 [M] .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p. 177.
- [19] 林今淑. 对中国朝鲜族“出国热”的思考, 中国朝鲜族文化现状研究 [M] . 黑龙江朝鲜民
族出版社, 1995 年, p. 139.
- [20] 郑信哲等. 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场市民族关系研究 [R]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2000 年课题, pp. 65-66.
- [21] 李辉. 吉林延边朝鲜族人口安全问题研究 [J] . 东北亚论坛, 2007 年第 2 期, p. 102, pp.
100-101, p. 101.
- [22] 金强一. 朝鲜族社会人口流动和集居地空洞化问题的对策研究 [J] . 东疆学刊, 2004
年第 3 期, p. 81, p. 81, p. 186.

